





閔家三訂

書傳



書集傳序

慶元

宋寧宗年號

已未冬先生文公令

平聲

沈作書

集傳

去聲

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

千萬言嗚呼書豈易

音異

言哉二帝

堯舜

三王

禹湯

文治

平聲。澄之反。鄭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

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而讀者不察。乃或皆作去聲讀之。今二聲並音以矯其弊。

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諸篇中有不及盡音者。以

此推之。皆可見矣。

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

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去聲下同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音捨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音中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改本。已附

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去聲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識**音志

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

卷。周三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

道同。聖人之心。見音現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

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其微。於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纂二切。通古

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亦寧宗年號

巳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沈序沈俗作沉。非沈音澄。沈字仲默。

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九峯先生。

書篇目

第一卷

虞書

堯典

皋陶謨

舜典

益稷

大禹謨

第二卷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第三卷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第四卷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城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第五卷

周書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第六卷

周書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書卷之一

蔡沈集傳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

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

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

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古文作粵。曰若者。發語辭。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上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九

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萬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

放勳也。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吳下老反。○乃者。繼事之辭。羲氏和

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嵎音隅。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畧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學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求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

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

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

夷。鳥獸毛毳。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

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

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分

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

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晝夜亦各五十

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

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

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申命和叔

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鳥獸氄毛。者。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

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

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

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

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

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

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

夷而
充反
毳充
隩反

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
百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
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
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
取二家中數七十五年為近之。然亦未為精
密也。因附
著于此

帝曰咨汝羲暨和。暮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暮。猶周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月。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七。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

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帝

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

吁。嚚訟可乎。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

舜張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禹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帝曰。

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

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驩呼官反。兜當侯反。共音恭。僝僝任限反。○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且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上帝曰咨。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

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

欽哉。九載績用弗成。湯音傷。於音烏。鯀古本反。咈符勿反。圯部鄙反。

澤音
降
洩音
阜房
在反
梓梓
下頂
友

異音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澤水。澤水者洪水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言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沸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圯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梓直。是其方命圯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

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俱

爲反。汭如。稅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丞。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洎。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

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媯水之北。使爲舜婦于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卽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

上是 掌反 航音 杭 購居 候反

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

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

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濬音浚。華音光。華也。協。合也。帝

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溫。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

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

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

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敘。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

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七鬯。意為近

之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度違 洛反

隰音 習

七甲 履反 鬯式 亮反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

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或曰。謙遜。自以其德不足為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文

戊音茂

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曰。如

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在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

璿音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

大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

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

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璿璣。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

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

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

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

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土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

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

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比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

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落下閔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卽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

綴直
利反
杓巽
瑤反

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窻。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日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大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曆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肆類。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

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首因。

肆。遂也。類。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

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

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

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

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神祇。以攝位告也。

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信圭
之信

會中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

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

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觀見。四

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

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

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

非偽。則又頒還其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孟子曰。天

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

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

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

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

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

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

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

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

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

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

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寸

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

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

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

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

此

射音 亦 奇音 崎

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觀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觀。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觀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

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

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十二州蓋不其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為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

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宥音又眚音省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

音从
目从
月非

賈夏音

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人愆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

也。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其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而荆揚之間。恃險為亂者也。幽州。北。裔之地。六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川。三。危。

與音

預

渾胡

本反

敦都

昆反

饗音

切

饗治

結反

應平

聲

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共工。渾敦為驩兜。二饗。饗。為三苗。檇。杌。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

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海。遏密。八音。殛。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

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

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正

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

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

不知何所據也。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詢

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

聽。以決天。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

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牧。養民之

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

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畧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

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

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

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

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

陶。帝曰。兪。汝往哉。契音泄。陶音遙。○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

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

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

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

姒詳
聖反

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郟契臣名姓于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臯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阻厄后君也有一爵士之稱播布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味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帝曰臯陶蠻

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

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宄音軌○

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

丙屏音

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上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畧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帝曰疇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夔。夔與帝曰俞往哉。汝諧。音夔。殊斯。干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濕音 累地 承職 目志 二反

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曰。斲工。無之精。即此也。夔。斯伯與。三臣名也。夔。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斯。方罍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夔。斯。豈能為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

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熊。圓弓反。羆。班。糜。反。○上下。山林澤

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夔。斯。伯。與。當亦。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為垂之佐也。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夔音達。○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直又反。○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謂之志。心有其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

禮子
禮反

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於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

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

允。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眾聽也。納言。官名。命

令政。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

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

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帝曰。咨汝二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九官十二人。四岳

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

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

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

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命垂。命益。泛咨

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

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

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

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

咨而已。禮樂命今。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

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作夷既

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吝而命之也。若稷契臯陶之不吝者。申命其舊職而巳。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三載考績。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三載考績。○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比。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巳宅。而舊都猶頑不卽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比之也。呂刑之言。遏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也。後論。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

乃死。徵。知陵反。○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

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末云。陟。其下言方。

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徂乎。

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

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叙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于蒼梧之

野。孟子言舜卒于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

疑有舜塚云。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

叙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備者。今文無。古文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為何事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

而不致。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帝曰。俞。允

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嘉善。攸。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眾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為謙辭以對。而不能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尤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

四海為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

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春。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為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為甚明。但益之語。接連上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譽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遽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為是。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益曰。吁。戒哉。傲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樂音洛。咈。符勿反。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傲。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人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

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入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拂。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

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

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戕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誅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誅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誅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大史公所謂伏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誅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為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上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

人事之所當為。故曰專。舜因禹言。帝曰。格汝

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耄莫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眾也。蓋命之攝位

之事。堯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

亦若是。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

而巳。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

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臯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

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臯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臯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臯陶。名言於口。固在於臯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臯陶者。帝曰。臯陶。惟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

功懋哉。干犯。正政。為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

不聽禹之讓。而稱臯陶之美。以勸勉之也。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眾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

虞書 大禹謨 一之二十七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於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

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壅塞。故其

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可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懋。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

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

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

詢者。不咨於眾。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

出好與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

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

復扶
又反

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禹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

臣。而從其吉。與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眾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正月朔旦。受命于神。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

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馨。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受。終之初等事也。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蠢。尺尹反。○徂。往也。舜咨嗟言。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眾盛之貌。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眾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眾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眾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上八總萬幾之政。而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以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

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届。音介。旻。音民。誠。音咸。慝。惕音晒。羽。王遇反。○三旬。二十日也。以師臨之。閱

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屈至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叟。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叟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

楯堅 尹反 駢堂 對反

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臯陶謨 今文古 文皆有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未悖。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即記臯陶之言者。謂考古臯陶之言如此也。臯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臯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未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臯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而然之也。○又按典謨。皆補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臯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之天下。非盡臯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

乎巧言令色。孔子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

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迷如有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或曰。巧言令色。孔子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

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庶績其凝

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

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也。亮。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繫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翁。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後。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

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

而非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業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也。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政事懋哉懋哉

衷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

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

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上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土。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

慢也。有上。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臯陶曰。朕言惠。可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

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

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曰。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

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
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
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
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兪師汝昌言

孜音
茲墊

都念反畎古汝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
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
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
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
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
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

直適音

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
民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
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橐也輶史記作橐
漢書作毛毳以板為之其狀如箕適行泥上橐
史記作橋漢書作楫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
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
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
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
蓋水湧不洩泛濫瀾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
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
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
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
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
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
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
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
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
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徒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蒸衆也。采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木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禹曰。都。帝慎乃在位。狗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僉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

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友復歎誅。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翼子欲宣力四方。汝為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甫敬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

雌音 音 雌 秋 音 音 音 音

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也。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繡。秋也。秋以為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雉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聲入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也。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識音志。颺音揚。否俯。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

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黎民之賢者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

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頷頷。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

額鄂格反。呱音孤。○漢志：堯處子

額額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冢盪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所以傲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守內。乃人君之

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臯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

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夔曰。夏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

獸蹢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夏訖黠反。鼗音桃。祝昌六反。敔

偶許反。夏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絲

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槌之。則旁耳自擊。祝。敔。郭璞云。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鱗櫟之。斲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祝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蹢躅。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蹢躅。然也。簫。古文作箭。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箭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則箭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

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虞。為獸形。故於笙鏞以間。言鳥獸踳踳。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踳踳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凰。豈足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禮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皋。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今皆不取。

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爲主。而石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墮音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

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明立

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時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臯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勝煩碎也。惰懈怠也。墜傾圯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臯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臯陶之賡歌三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